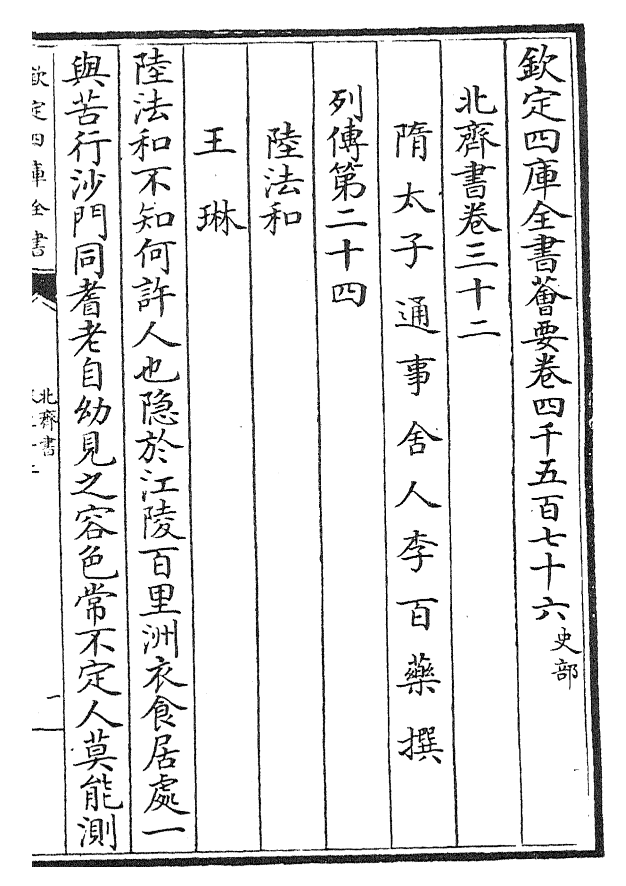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

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

陵法和乃諳湘東之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
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
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
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揔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鐵鏁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甞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黿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輙有大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虵作功徳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徳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

射王襃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襃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貫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餪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

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餓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為散騎常侍儀

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為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

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宗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焼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

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他滛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

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州
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
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
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
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
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
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
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

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黄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

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

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

奉表詣齊幷獻馴象又使獻款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

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廸懐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舍人羊懋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

有須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

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

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

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

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吴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懐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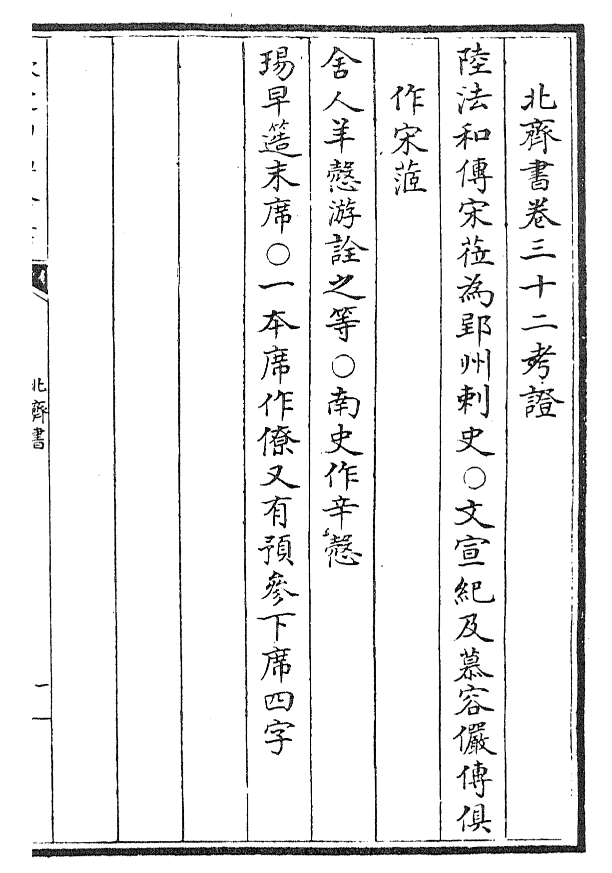
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青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簉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膓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涖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閤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

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
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
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間道北歸别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
葬柩達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
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貌閑雅立
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强記内敏軍府佐
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

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陸法和傳宋莅爲郢州刺史○文宣紀及慕容儼傳俱作宋莅

舍人羊慇游詮之等○南史作辛慇

瑒早蒞末席○一本席作僚又有預參下席四字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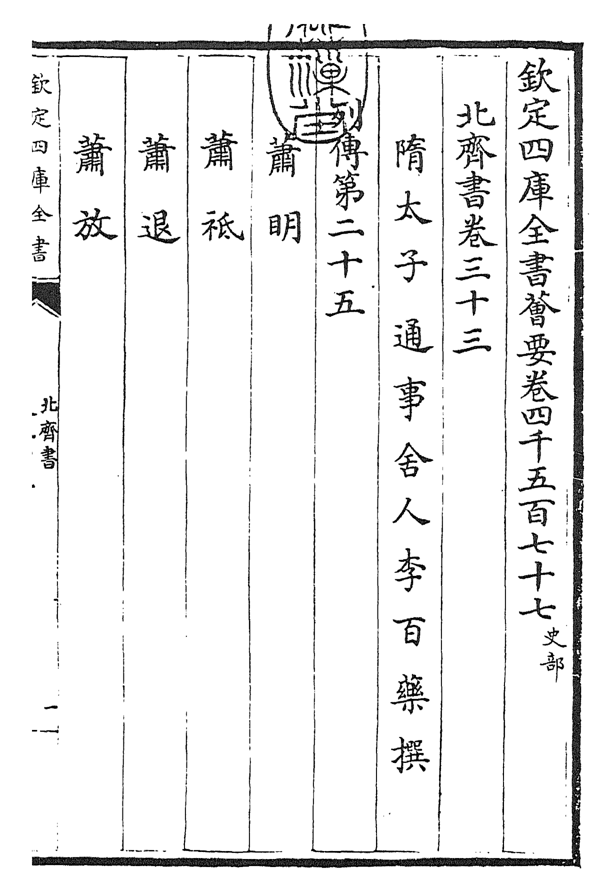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七十七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湞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揔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

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
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
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
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
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
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為西魏所滅
顯祖詔立明為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
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

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相顯祖賜僧辯
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
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
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
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輿東
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衞送明入建業遂稱尊號改
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詧等不
在赦例以方智為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

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
智以明為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
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
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
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
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
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揔其軍國追謚明曰
閔皇帝明年莊為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為侯朝廷許以

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寛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悦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歴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

俄而西魏尅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

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

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户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

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
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
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
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
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
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謇子踐啓求
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閲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
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安昌縣侯天平中齊神

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轉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悦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

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
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
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
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
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
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
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勑

令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令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惟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

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

大虚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輙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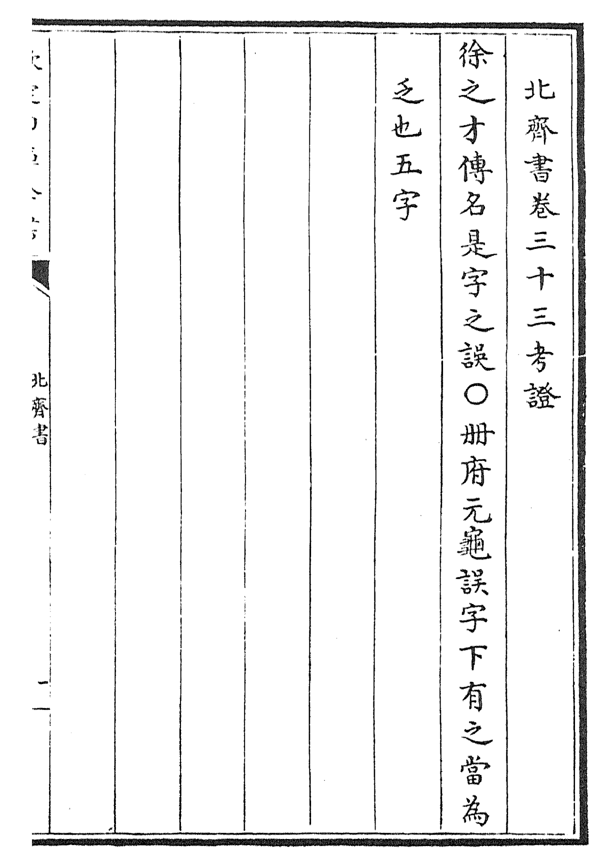
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諧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

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

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歴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齵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悦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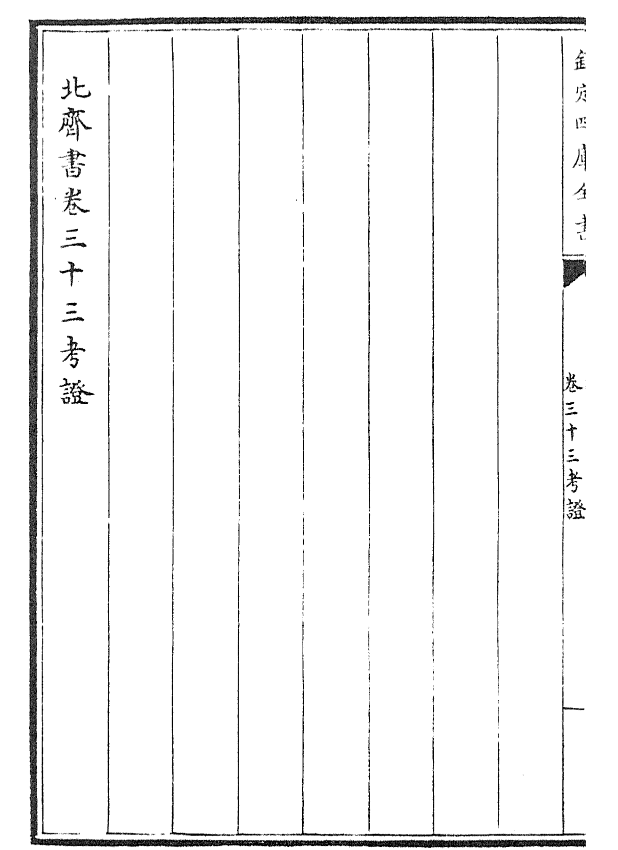
莫不佞之令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
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
乃谿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寛縱
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
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
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
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
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三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徐之才傳名是字之誤○冊府元龜誤字下有之當爲之也五字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七十八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

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卒悟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悟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争之悟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為悟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

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别室銅盤
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曽謂人曰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昱甞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
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
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
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

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瘖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

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寛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寛家爲寛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巩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亾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恵

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
屢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
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
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
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
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
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
㥄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

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

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寢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亾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乃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

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内有悟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

一飧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

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将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以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

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
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
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悟與尚書右僕射平
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黙受遺詔輔政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
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王鎮
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彦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

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録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黙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脱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怱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

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

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輙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杖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令

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
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
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
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
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
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
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
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譏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

其手太皇太后臨悟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謡曰白羊頭尾禿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逺我道不逺打爾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悟也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姑悟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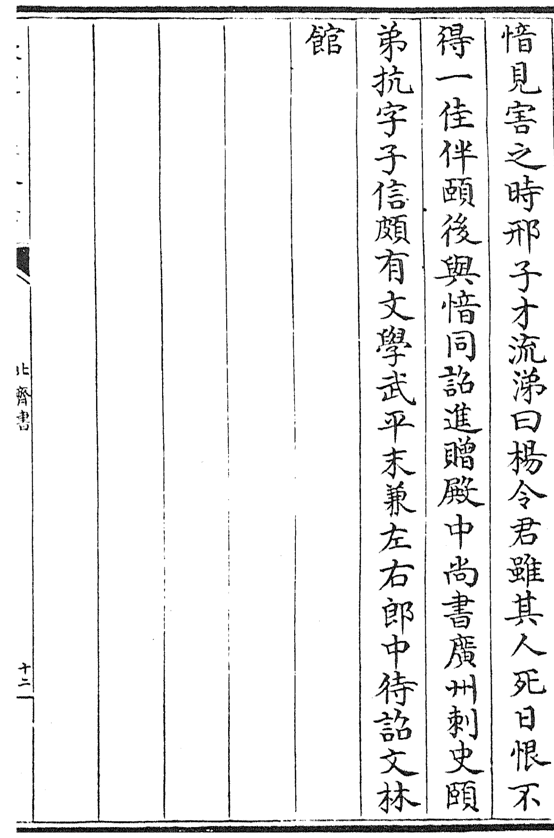
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𩿨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悦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特官至侍中開府濟南

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為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為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敎太子習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

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為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頭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七十九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髙明婦則

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
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
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
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
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
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
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
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

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藴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别宫與諸臣别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為黄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

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

奏竟賜死於家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

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謙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謙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

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日為吏人所懷

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畧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

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収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

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
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鞭二百
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歴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徳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
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
高岳征頴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
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
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

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卬父子

彰交遊甞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
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
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
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
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
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毁骨
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
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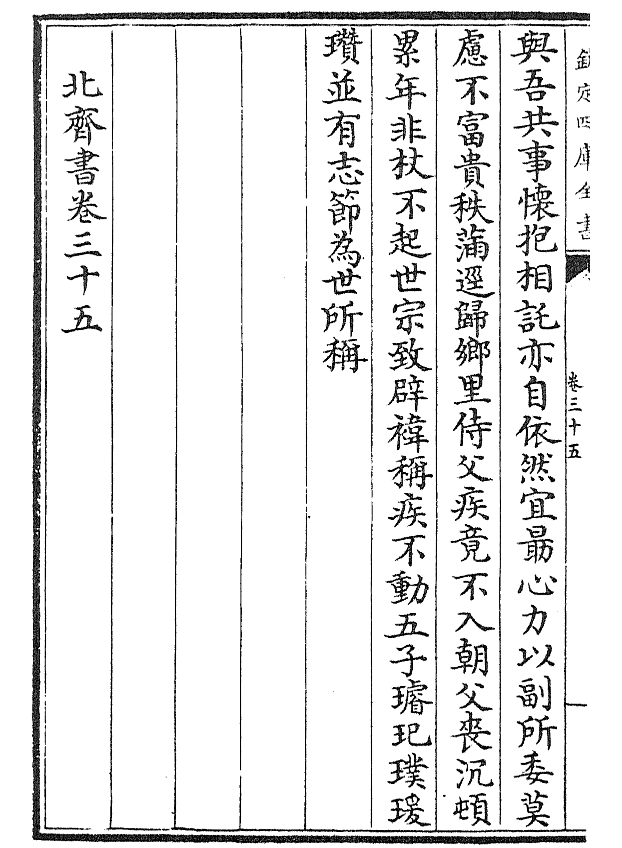
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卲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
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
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襃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
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
面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
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毁悴殆不勝
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

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迨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宫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

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
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
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卲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
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
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
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
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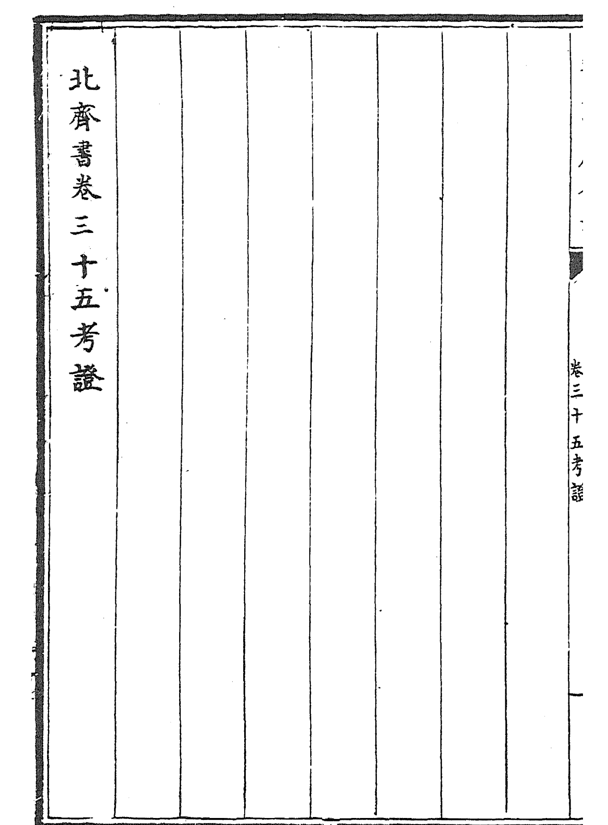
與吾共事懐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遷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北齊書卷三十五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讓之傳裴文季為不亡矣○臣範按裴讓之裴佗之子北史佗字文化而此云文季未知孰是

案奏言○北史案作寀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

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繼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之後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

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

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

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勑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卬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

黴萬祀者也爰暨亾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

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
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
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
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
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
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
任矣酬之以禄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鷰麥南

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脱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村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典謳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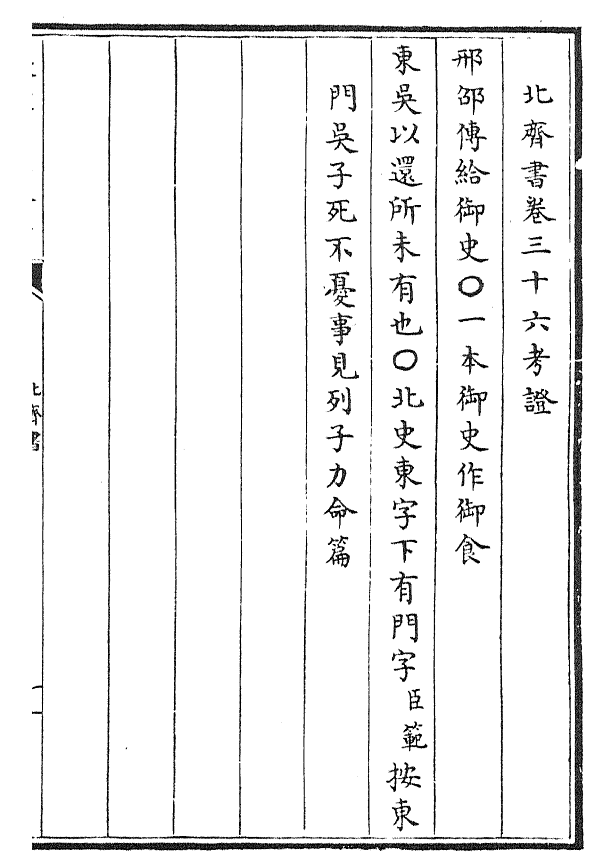
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令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頓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邵率情簡素内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閒稱為雍睦博覽
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
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
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逺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
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
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

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
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
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
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
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
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
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為

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賔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顔色貶損及卒入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賔客弔慰拉淚而已其髙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寳有文情孽子大徳大道畧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邢邵傳給御史○一本御史作御食

東吳以還所未有也○北史東字下有門字臣範按東

門吳子死不憂事見列子力命篇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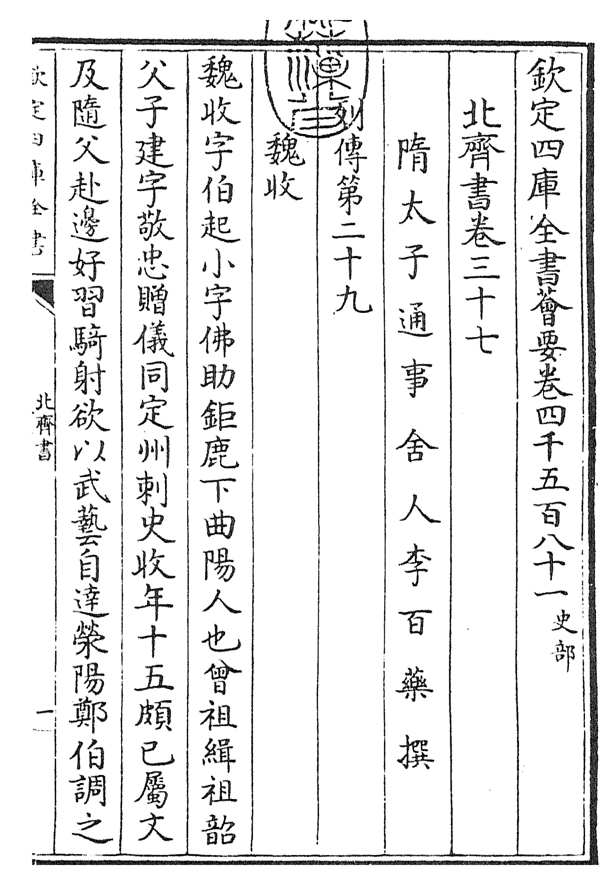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宋　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一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

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
陰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
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
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
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
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稾草文將千言所
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
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

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塡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

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勑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

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闗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名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

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
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
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
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
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
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
望頴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
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

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
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
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
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
為人時邢卲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
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
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
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静帝授相

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

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

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
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
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
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
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
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
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勅
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

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業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

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
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彦
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
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
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
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
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録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
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

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歴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所引

史官恐其淩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
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
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
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
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
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
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

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
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
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
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
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
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
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
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

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

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

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

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

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

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

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

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

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

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
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
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
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
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
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卲卲後告人曰收甚恶人不早
言之帝曽遊東山勑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闗西俄頃
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

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懐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揺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
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
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
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
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
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
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
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

席口勑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别令陽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睎旿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

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専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温子昇邢卲稍為後進卲既被踈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

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毁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卲
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
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
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
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
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
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

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
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其参議典禮與
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
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
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
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勑收曰卿
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
謂美授但初起卿卧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

身待至十月當還鄉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眞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
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
一嗚呼處天壤之閒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
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
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
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
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

遊刃耆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
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
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
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
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猒飫文史筆有奇鋒談
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
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滞於愠喜不養望

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

非身寳過緇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
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顔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
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髙自卑可
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
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
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

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攲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勑更審收又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

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
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
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
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
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
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
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

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温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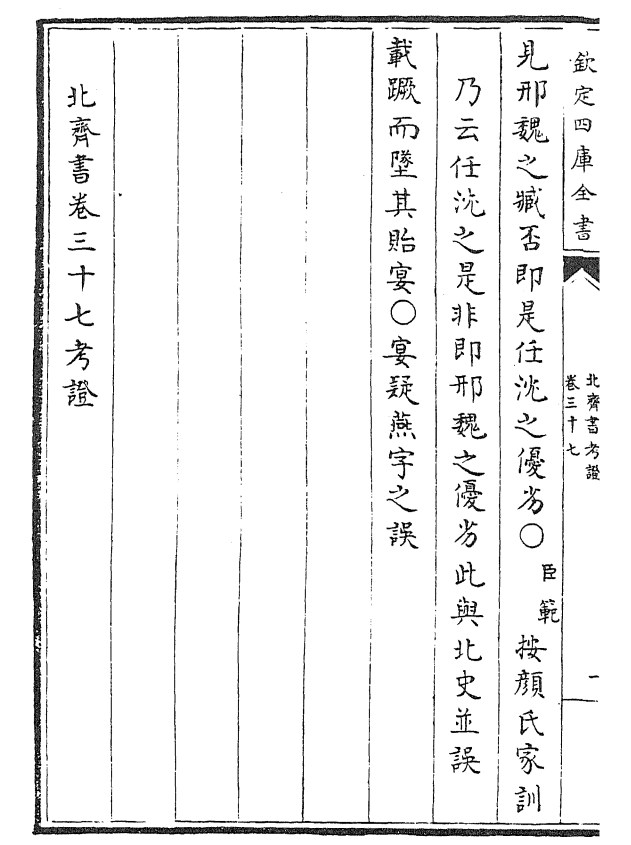
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荅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魏收傳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臣範按魏書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歆子悅字處德悅子子建北史亦同据漢高下迄元魏時代既邈而無知至收僅八世誤也冊府元龜云恢子產產子歆据本書則冊府亦誤

收忽季景方之○北史忽字下有以字應從



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臣範按顔氏家訓乃云任沈之是非即邢魏之優劣此與北史並誤

載蹶而墜其貽宴○宴疑燕字之誤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